

皮影錄

周清野



序一

客有問於余者曰。李子之破涕錄。中多閭巷猥瑣之談。村野粗俗之語。比之誌怪搜神之作。更覺荒唐。揆之諷世警俗之心。亦無寄託。愚夫稚子讀之而神怡。道學搘紳見之而色變者也。以李子之才之學。欲從事著述。何書不可爲。而乃出之以滑稽游戲。竊東方淳于之故智。搖脣鼓舌。曉曉不休。旣無功於社會。且有損於人心。李子獨何取於是乎。余應之曰。唯。唯。否。否。不然。李子之著此書。蓋別有深意。所謂哭不得而笑笑。有甚於哭者也。夫志士之所具者。良心。人生之難。開者笑口。吾輩不幸。生此五濁世界。莽莽中原。一片荆天棘地。茫茫前路。費幾回佇苦。停辛一點。良心既不能自泯。百年笑口。又胡以自開。追念遺烈。雪峴山之涕者。有人顧瞻國步。作新亭之泣。數年而中國之志士。且將憔悴以盡。只餘一輩軟媚人。賡歌颺拜而樂昇平矣。李子憂之。爰著是書。以惠吾至親。至愛之同胞。爲盪愁滌煩之資料。消磨此可憐日月。延

長此垂死。光陰庶幾。中華民國共和之真種子。不遽絕於此日。而支離破碎之山河。以一哭送之者。猶不如姑以一笑存之也。然則李子之書。實大有功於社會。大有益於人心。烏得以荒唐二字概之哉。且也今之著作家。亦夥矣。或屬陶情之作。或詡經世之書。車載斗量。日新月異。而究其內容。鮮有能副其名者。李子書以破涕名。而有能使人破涕爲笑之實際。雖曰小道較之。純盜虛聲之著作。不已多乎哉。客無言而退。爰錄是語。弁諸簡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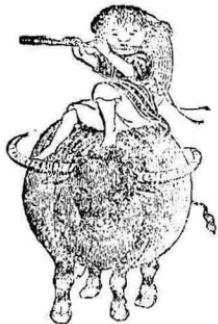
民國三年十一月海巫徐枕亞撰於滬江客次



序二

悲風怒號。重陰寒沴。吾人痛哭流涕之不暇。誰能破涕爲笑者。而李子曰。破涕破涕。毋乃哀樂之失時乎。雖然。吾聞之矣。長歌之哀。過於痛哭。以不能破之涕而破之。則無涕。甚於有涕也。李子其楚狂之流亞歟。吾披其書。蒙人寓言。齊贅隱語。用意蓋別。有在其強作笑顏。實一副傷心淚之所化。不求人知。亦不求人以不知讀破涕錄者。亦知李子之用心否。

民國三年十一月旣望倦鶴序於蘆蕩之寓廬



序三

壽州李警衆。振奇士也。能以詼諧之筆墨。寫傷心之懷抱。著破涕錄。一時傳誦。今付剞劂。命序於余。余於辛壬之間。曾輯捧腹談。自序有云。腥膻徧地。獨抱恨而訴與誰。烟水連天。嘆有家而歸未得。破涕爲笑。蓋亦無聊之至耳。今可以移贈警衆。余詼諧不及警衆。傷心庶乎相同。知我者警衆耳。夫安能已於言。友人胡寄塵序。



序四

蓋聞陰陽無并毗之時。哀樂有相生之義。是以越王抱柱。長嘯而終。齊媚絕纓。極樂是戒。若天下既瘁。而人性不渝。饑鼠多憑社之憂。崩榛興塞途之感。山河黯淡。新亭之淚。幾乾壯士傷悲。易水之歌。欲啞則含酸茹歎。意懶心灰。食兼肴而不肥。被重裘而不煖。睹琨瑤而不悅。聽管弦而不懽。慘慘悽悽。恍恍惚惚。吳質以長愁多病。崔駰以不樂損年矣。然欲養心端宜寡欲。醫以無爲之藥。飲以淡薄之湯。刺以元靈之針。炙以淳朴之方。與可不能噴飯。匡鼎無由解頤也。無已。其讀破涕錄乎。破涕錄者。予友李子和答。衆所輯。是辟惡之香。是掃愁之帚。思如秋水。詞比春華。具波譎雲詭之奇。神養性怡情之用。顏開包拯。無俟黃河之澄清。錄并康驛。詎讓劇談而專美也哉。發刊日是爲序。

民國三年秋毗陵李定夷謹譏

序五

余輯破涕錄。夫豈得已哉。顧今日者。國事蜩螗。大道榛蕪。官邪之朝。忌嫉清議。代表輿論之機。關視如貫心之毒矢。必欲芟荑蘊崇。以擢折其萌蘖。掩垂絕之呻吟。使呐之而不敢吐諸喉舌之間。若夫杜牧罪言。賈誼痛哭。韓非說難。不韋孤憤。其足以激蕩民心。轉移國步。之不平。嗚舉不爲時勢所容納。即無町畦之辭。以爲爰書。將凡直道之民。公評月旦。乃於已勿利。稍有異同者。則悉被以莠言亂政之科條也。噫。又何異祖龍坑儒箝制萬口者乎。我生不辰。丁此濁世。但知明哲。奚裨救時。爰述笑談藉破岑寂。事非幽怪。意屬滑稽。寓諷刺於嘲訕。略釋胸中抑鬱。命名之旨。胥在是矣。嗟乎。雲海蒼茫。空作楚囚。之泣河山。危殆願效杜宇之啼。無國無家。孰賓孰主。雖曰破涕。夫豈得已哉。

中華民國紀元之三年十一月壽州李鐸警衆識於紅冰碧血館

破涕錄

(一)

有一西人聞中國已改共和特來觀光初入都見政府所辦一切新政規模已略具心竊歎服繼乃漸審其內容皆腐敗遂欲推究其所以致此之理由卒不可得適見某處有華式房屋出租入視之見四壁新潔不著纖塵大喜遂賃居之一日偶以指擦其壁所糊紙立破泥土隨指下不覺大驚詰視之始知其四壁皆壞牆於是恍然大悟曰此殆所謂中國之共和乎吾以是知中國之所以爲中國矣余聞之亦然其說曰昔明人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今當本此而爲之下一轉語曰紙糊共和泥塑政府

劣民云余素無夢昨晚忽夢在京師晉謁大總統大總統面內向而語余曰汝何官任何事來何爲余自覺應對如流鞠躬而前曰我平民爲報界之一分子來此將述政見總統曰試言之余於是復侃侃而譚曰取消議院解散省會停止自治人民對此措施莫不懂欣鼓舞僉謂大總統勵精圖治從此可以長享太平不意政治會議約法會議參政院等忽又相繼而成立殊不能測大總統之高深疑懼滋多不敢緘默大總統曰余採某秘書之說所以重民意也余曰大總統爲人民代表大總統之意卽民意也豈別有所謂民意者乎大總統點首者再旣又大笑不可仰然大總統此時之真面目已模糊不可辨矣余遂爲之警醒
有鄉學究向京貨店購共和鏡店主却之曰小店祇有掛鏡坐鏡西洋鏡之類共和鏡未之聞也學究曰吾聞

書鋪中尙有兼售此者豈京貨店而反無之乎店主因指中華書局曰對面即是書鋪先生儘可往購之余店則實無是物學究不得已趨起行至書局見主人告以故主人答曰共和鏡者係近時名人所著之書非鏡也學究怫然曰欺余哉君也吾雖鮮有聞見然據通人傳述知共和鏡取以照人則可知共和面貌之真假會有人在共和圖書館購得者今如君言足見共和圖書館真是名稱其實若貴書局則雖以中華爲名並無共和之實以此推之便可知中華民國亦未嘗有共和之實際而貴書局真可算是中華民國之代表矣主人聞其滿口胡柴大憤叱之曰君受人誑致以書爲器正所謂知其表而不知其裏與今之譁共和者何以異遂揮之門外不復與較學究仍懷疑而去。

別人種者以色曰黃白紅櫻黑合世界言之大抵黃白種佔多數紅櫻黑三種遠遜焉或曰此之謂優勝劣敗優者有用劣者無用試徵之藥肆如人中紅人中櫻人中黑皆爲絕未聞見之名詞惟人中黃與人中白則藥品中推爲有用之材料非其明徵耶聞者大笑不止曰不圖全世界竟是一家大藥店

有人宰羊求救於牛牛曰爾以我爲龐然大物乎吾乃食草者也胸中茅塞已甚安能如人之機詐不久亦將爲盤中肉自顧且不暇遑能爲汝計羊曰然則汝徒有偉觀者乎牛哭曰汝軀小宰汝者只須一刀即足了却爾生命吾體較大彼宰吾者必合數人焉先蟄我手足繼繫我頭角分割縷切更不知有幾許痛楚吾也能不悲時有一虎作傍觀笑曰汝曹怕人終爲人食吾不怕人人反怕爲吾食故當此競爭世界絕對不講公理

苟身軀龐大而毫無發奮爲雄之態則終難免於弱肉強食自命爲大者其亦可以自反矣。

富室某置一園有池畜鼴數百頭一大鼴性狡黠摧殘同種幾無噍類園丁某白狀於主人主人叱其妄誕園丁憤而死於是大鼴橫行池上益無忌憚庖丁某甲素嗜鼴肉久涎大鼴肥而美恨不得其隙一日主人外出甲乃與同伴某乙商網得之奏刀砉然遂剖其腹甲忽大驚告乙曰余食鼴多然絕未見如此物之血既涼而心復黑者殆有異乎乙答之曰汝真少見而多怪哉汝不見現在官僚祇知陞上凌下踩蹠同類何莫非黑心涼血者流况蠢頑不靈之鼴乎言畢主人自外歸見殺其鼴怒縛而撻之乙對曰此鼴血涼心黑不殺將爲君禍余今除之不見德亦足矣何必恨主人異其言往觀之果如所說於是驚訝不置命速烹之但聞一種腥臭之氣令人爲之掩鼻以不能食始棄之

曾記往年瓜分警報傳入中國有人告慰曰君等毋恐頃聞河南山西兩省不在瓜分之列尙能作避地計余聞之而嘆曰若然則瓜分以後之中國得不謂之河山依舊乎聞者皆破涕爲笑

有一大腹賈廣置姬妾疲於奔命一夜逃臥別室羣妾偵知之排闥而入揭幃掀衾爭揮以拳大腹賈歎曰嘗聞人言中央集權（權拳同音）不得其解原來就是這樣

有某新婦見鄰婦著套褲乃將衫袖割去而作之及著衫雙肩俱露又割袴岔補之及穿袴脣肉不掩復將前割衫袖連合之愈裁愈窄愈補愈破鄰婦笑之新婦罵曰老頑固安知維新之法

歐風東漸以來崇拜西人者不一而足有相與敘談研究崇拜西人起於誰何者忽一人曰是不必研究吾素知爲秦文公或請其說對曰吾人自稱其國曰中國又曰中央之帝爲黃帝又曰吾黃種皆黃帝之後果如所言可知歐西之白種人其自稱其國必曰西國西國之帝必爲白帝彼白種者皆白帝之後也史記封禪書載秦文公作鹿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然則非崇拜白人之祖師耶

方液仙有新黨之笑談三則錄之以實余之破涕錄其一云某甲奉書於其父稱曰某某同胞噬父怒甚復書責以瘋狂甲答書云世界平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我中國四萬萬人皆同胞也汝非國民之一分子耶汝自別於同胞之外則汝非人也其父閱書氣忿而死其二云某乙在途任意洩溺人責之乙忿曰洩溺我自由權也汝侵我自由乎侵人自由與害人生命等握手欲與之爭人以其不曉事理一笑置之其三云某丙與其父不知何故忽起衝突始以口舌繼以械鬪其族長訓斥之曰汝知人倫之道乎丙曰爾亦知我乃實行家庭革命者乎中國欲富強必自家庭革命始矧處此競爭世界優勝劣敗不然吾將處劣敗之地位矣其族長大憤以杖擊其首破血流丙大笑曰吾流血矣吾犧牲吾生命吾將以吾血染成文明世界矣族長知其不可理喻太息而已

某代人妻作書與夫稱夫曰伯或詰之某曰詩云伯也孰父爲王前驅是稱夫爲伯之證也按近日相傳某留學生見父稱之曰仁兄見母揖之曰長嫂別來無恙母怒罵之曰畜生生又曰文明世界不得以惡語傷人鄰

人聞之問生曰媼係先生何人生曰同胞之妻耳聞者捧腹

某君遊歷至馬賽某西人問之曰貴國古時有女媼氏能煉石補天此石不知如何煉之某君曰所謂天地爲爐陰陽爲炭殆卽女媼氏煉石所用此學識非貴國所有也某西人曰然則貴國古時誠有補天之術乎今日者東北之地幾陷於日俄西南之地又陷於英法不知貴國尙有補地之術否某君曰吁吾國今日祇有縮地之術不聞有補地之法也

某甲嘗言曾遊歷各國詭詭然自負不凡一日某會社召之演說海外奇談以廣聞見甲欣然往至則衆人鼓掌歡迎昂然登壇儼然一大演說家之馬湘伯左顧右盼甚自得也俄而發言曰某年月日鄙人乘輪出口經印度洋入地中海而抵新金山卽登岸先遊美國風景絕佳言未已忽有人詰曰從印度洋入地中海北爲歐洲南爲非洲何有乎新金山新金山者東半球之南大陸美國在西半球之北大陸重洋遙隔先生之言殆欺我輩哉甲面赤舌撓抹汗移時忸怩曰君所言者舊世界鄙人所言者中華民國新發明之新世界語畢下壇而去

某君自號志士登壇演說必先痛哭涕淚交下與會之人莫不爲之感動以爲真是愛國愛羣之熱心人也一日在某處飲宴有他友誤着其服順手取夾袋內白巾拭面覺一股生薑辣氣衝鼻而來不禁淚涔涔下大疑試細認之方知誤服他人衣固卽自號志士之某君所有也

昔見某印刷所方印刷黃紙報條上書恭報貴府大老爺某某大美國大學堂卒業生字樣或謂此文何以要用大字曰老爺而不曰大則其稱不尊美國而不曰大則不足表示其留學之榮學堂而不曰大則恐見之者疑爲小學堂卒業生不以張貼門首爲貴也或又曰然則呼之爲大爺或呼之爲三大爺不尤簡而尊乎亟應之曰可可

某甲留學東洋毫無所得歸國而後大吹法螺以通才自命妻某氏粗知文墨心鄙之屢諫不聽乃賦七絕十首嘲之詩皆同韻純以白話見勝甲讀之氣沮遂稍稍歛跡不復若從前之大言不慚惜余記憶力薄弱祇能追錄得兩首耳（一）檀郎今日喜回家和服翩翩妾眼花笑問三年何所得帶歸一個大西瓜（二）阿伊烏來到家逢人說得舌生花果然瀛島文明地得豆原來是種瓜

某校監督自命爲文學巨子一日出示諭諸生曰學堂爲文明極點之地學生爲文明極點之人以極點之人而居極點之地卽以極點之地而造極點之人其所造就正未可量諸生其勉之閱者試思此爲何種古文論調

有滑稽者某遇二人於路狀如學究乃揖而請曰一字如何寫答曰一橫某卽作傾倒狀曰如今學堂裏人祇知道一字是直寫的君知橫寫是真希世之才矣連稱佩服不置某甲膺小學堂圖畫教員之席好大言常以美術家第一流自命然畫筆實平平無奇且煙癬甚深臉上作煤

灰色學生多不齒之。某日上堂教授先畫一直指示學生曰此是縱綫學生笑之。甲問故點者答曰諸生云這綫似先生的煙槍。甲默然又畫一畫指示學生曰此是橫綫學生又笑不可仰。甲怒問曰汝等何故笑點者又答曰諸生云這綫似先生的烟針。甲無如之何姑忍之復畫一葫蘆形學生笑益譁曰此分明似先生的雀籠。燈了甲忿甚欲下堂迴顧壁上時鐘未及時祇得再爲敷衍乃畫一括弧怒喝曰這又似先生的何物學生更狂笑不已聲震屋瓦囁嚅答曰先所畫不過似先生的玩具今所畫則儼似先生形體矣。甲問何爲形體點者以手在唇邊作兩撮狀答曰似先生的鬍子。

江南法政學堂社會學某教員日本留學生也會在講堂口授講義有小雅中之豳風等語聞者軒渠而某絕不顧或以詩嘲之云高談元渺測長空艷說扶桑日色紅更比尼山工筆清新編小雅列豳風又有和之云入座談經啞啞鳥（滬諺）豳風小雅辨模糊白綾博帶光頭腦像煞碑陰字總無兩詩蓋紀實也。江南茶務講習所初辦時外間即有訾議蓋其一切教員純以運動而來如教務長湯勤以一人而兼數任湯本兼動物學功課當授至牛蹄與馬蹄之分別湯不能辨牛馬之蹄何者爲奇數何者爲偶數全堂大譁有某生知其根抵不過如是卽問以最淺近爲一般普通人所可知之犀牛腿數湯曰四學生哄堂湯面紅耳赤猶硬言四某生以書證之湯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遂將講義一擲憤憤不已擬借他故以記某過惟某慎默寡言毫無錯失竟無法以難之噫此等不辨菽麥之教員於教育一道真如風馬牛人稱渠爲動物學教員余戲

呼為教員中之動物

徐州某學堂國文教員某頑固不堪綽號老古董每語諸生曰當今之世新學固為急務舊學亦不可盡棄於是有令作聯語者有令讀詞賦者蓋某教員於新學從未問津故藉此聊以塞責耳至講解各種教科書尤令人聞之噴飯其解倫敦謂人倫敦厚解巴黎謂巴字是地名黎是巴地的百姓解威廉第一謂他的威武廉正要算世界第一論者謂自有某教員教育界遂多一種新名詞云

醴陵有崇實學堂者教員吳銘清自言科學優通今世罕匹一日講歷史至某課有一漢高祖繪像題云齊民為天子之漢高祖（係用文明書局之蒙學教科書）學生以解齊民意義請吳答曰大約是齊國之民耳越數日又遇諸葛武侯繪像題云外交家之諸葛亮學生潘某又請其註釋外交二字吳曰如七擒孟獲之類是也潘生曰然則聯吳拒魏云何吳半晌答曰那都是無一定的聞者為之噴飯余曰此文明教科書之罪也於伊何尤

善化俞勅華以反對葬陳天華姚宏業事被湘人士擊獲於某妓家之草席中辮去衣剝醜不可狀某生戲贈一聯云其死也桀其生也哀天華千古勅華千古載寢之地載寢之席新化一人善化一人噴傳於一時焉噫相鼠有齒人而無恥人而無恥胡不遄死世何無恥之多耶

江西贛州各學堂教員授課一桌一椅一煙袋一僕供奉視為常前清時有明德學堂者尤為特別非爵一齒

一德者不得充教員非披羽挂珠服補者不許上講堂殆有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之風焉余曰是爲沐猴而冠

揚州瓊花觀高等小學校初創辦時聘某新學家爲教員某爲渥上某校畢業生染時下習氣頗深好作大言自詡於各科學無所不精先擔任理化教程因說理過深奧不合學生程度諸生相約不上其講堂校長出而周旋之令改充算學教習不意又爲學生所容因自請於校長謂諸生過桀驁願改任修身一科以誘之使馴校長又許之某於是與學生諄諄道修身事學生益厭聞之一日因教科書中有手淫二字遂力勸諸生切不可手淫致戕賊其生命諸生皆童冠大半未喻其旨間有二三點者則俱竊竊笑然自是以後全校學生即以此兩字爲口頭禪且往往借作訐毀他人之語不曰某某在講堂上手淫卽曰某某因手淫得病而請假校長聞之深爲駭訝乃諸生又謂手淫之事本非吾儕所知因某先生諄諄教誨始能辨其利害某聞語大省遂不能安於其位而去

南京江寧府學堂某教員爲學生閱文眼大如箕心細於爰學生每有所作必指明某處有病某處不洽某處宜增某處嫌冗某處應若何接筭某處應若何開合務必詳細批評然某心高氣傲凡同事所作亦好指摘一意吹毛求疵因之人贈以大批金聖歎之徵號焉

友有家藏制藝試帖甚富者余問何不燒之曰倘他年重開科舉以八比取士則此故紙堆中無一非瑰寶也

及察其人則已。入學堂充教員而所言若此。彼未入學堂與已入學堂而抱此思想者豈少也哉。教育前途大可知矣。

江南陸師學堂學生某有芙蓉癖。堂禁綦嚴甚苦之。假日之夕私攜煙具伏於體操場之一隅。吞雲吐霧。自以爲樂。舍監查視及之責其不應。違章乎。吾豈敢違章乎。今日無課恐就廢弛特在此溫習槍操耳。舍監曰。體操場內豈爲吸煙之地。某遽答曰。豈有槍操而可在室內者乎。舍監知其不屑教誨。稟諸總辦除其名。學堂既興一班學生形式文明動作間無不別饒風致。不似中科舉毒者之氣息奄奄俗氣令人難耐也。然其一種別派亦有足解人頤者。每值學堂大考學生輩忙碌萬狀奇態畢呈。有某生作竹枝詞一則代表學生等晚餐之現象。讀之頗有趣味。其詞云。跑到長飢虎一羣。剛往堂上作中文。多人共走波推浪。衆箸齊揚風捲雲。莫使無腸笑公子。寧教此腹負將軍。行來茶室看新報。紙捲香煙氣郁芬。

北京正陽門大街某生肄業某旅學身非臥龍性偏善睡。講堂聽課輒作鼾聲。教師屢戒之。仍不能改。嘗謂其妻曰。余在家恒與卿談心。遙夜絕無倦意。惟一上講堂或一見講義。則不覺入黑甜鄉。如有莫之爲而爲者。未識何故。妻曰。此殆爲君之特性。由先天帶來者。某頗是之一。日誕子善啼。夫妻苦不得睡。乃取架上書置兒旁。兒仍啼。某恍然曰。吾知之矣。於是又取最難深之講義。一種爲已所從未膚目者。置之兒面。兒益啼不止。某蹙額曰。怪哉。予每見此講義必睡去。不意汝獨無此遺傳性。詎異種耶。妻聞之怒。以目某始大慚。